

谷坪上那一声“冲我来”

韦 昭

混乱中,部分村民开始慌乱。一个从外地逃难来的人舍生怕死,不顾众人的阻拦与怒斥,偷偷打开村门,对着日军跪地求饶。

日军进村后,立刻露出残暴本性,开枪四处扫射,原本持枪抵抗的20多名青年大多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。紧接着,鬼子挨家挨户搜查、劫掠,将全村男女老少强行赶到谷坪集中,然后放出军犬,撕咬身上有火药味的村民,残忍地枪杀老人、小孩,以灭绝人性的手段逼迫村民交出村长。顿时,谷坪上的哭喊声与鬼子的狞笑声令人窒息。

面对鬼子的暴行,村民们怒视着敌人,谁也不肯开口。鬼子见状,只好逐个逼问。第一个被问到的是逃难来的包姓老人,老人家如实地说是外地人,不认识村长,可丧心病狂的鬼子根本不信,当场抽出指挥刀,将老人砍倒在地。第二个被问的是本村的一位老妇人,她强忍着恐惧,如实回答:“村长昨天去外地走亲戚了,不在村里。”可杀红了眼的鬼子哪里听得进真话,又挥刀将老妇人杀害。

很明显,鬼子找不到村长是不会罢休的,一场大屠杀眼看就要开始了。就在这危急存亡之际,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个中年男子,只见他挺直脊梁,大声吼道:“我就是村长,有事冲我来,别伤害无辜百姓!”

鬼子队长见村长自己站出来,脸上露出虚伪的笑容,用生硬的汉语说:“哟西!你的,大大的良民!皇军的,大大的有赏!”鬼子想收买这位村长说出自卫队组织、人员和枪支弹药,而这位村长却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不知道!”

鬼子见软的不行,便立刻换了一副嘴脸,拿起皮鞭朝他身上猛抽。鞭子带着风声,一下下狠抽在他身上,每落一下都留下一道红痕,很快便渗出血丝,可他始终咬紧牙关,忍着剧痛,依旧大义凛然地重复:“我不知道!”

鬼子无计可施,拔出指挥刀,狠狠地朝他胸部捅去。鲜血像泉水般涌出来,他慢慢地倒下了,眼睛却依旧怒视着侵略者,直到最后一口气,也没向敌人低头。紧接着,鬼子对乐业村进行了大洗劫,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才撤走。

其实,这位自称村长的男子并非真正的村长。他牺牲后,人们一直都没有弄清他的真实身份,只知道他姓谢,是从广东逃难到乐业村的普通平民。可就是这样一位无名者,用自己的生命坚守了民族的尊严。他的英雄事迹,从此在百姓口中代代传颂。

当天,日寇残暴屠杀乐业村36名村民,烧毁民房100间,抢走和火烧粮食2万余斤,抢走耕牛100多头、猪50多头、鸡300只,全村财物被洗劫一空,酿成了远近闻名的“乐业村惨案”。

读了这个故事,我们的心中无比悲恸与沉重,流下辛酸的泪水,为牺牲的同胞寄托无限的哀思,更被那些视死如归的村民——尤其是被谢姓英雄的英雄气概深深打动。

流年的笔触缓缓勾勒,晕染出朦胧的历史画卷;英雄的故事历久弥新,回荡着震撼的精神强音。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,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,更不能忘记为守护家园而牺牲的无名英雄。

(本文相关资料来源武宣县志)



AI制图

花园边的生命序章

韦 攀

清晨,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树下的石椅上,翻开晨读的书页——冰心散文奖得主刘芳老师的《弹奏塞罕坝的歌》。

阳光从楼宇缝隙倾泻,在地面铺出一条金带;又穿过枝叶,在花圃小径、摊开的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凉风掠过,身前紫色花朵微微颤动,似与风窃窃私语。几只小鸟在枝头蹦跳,时而梳理羽毛,时而清脆啼鸣。

我完全被刘老师的文字俘获——“遥看云天一色,碧绿如烟,层层叠叠的树浪,如滚滚波涛,卷地而来,发出一种如雪浪拍岸的哗哗声……”

句子像一幅流动的画,我仿佛真的伫立林海,听风涛轰鸣,接受大自然的馈赠。

忽然,一阵说话声把我拉回现实。“小朋友们,跟着老师,往这边走。”我抬头,只见幼儿园几位老师领着几十个孩子走来。他们叽叽喳喳,像一群刚出巢的小鸟,连空气都被点亮。

孩子们围到石椅旁、花圃边,有的踮脚,有的蹲身,有的小脸几乎贴上花瓣。问题像一串小铃铛——“老师,这是什么花呀?”

“这是喇叭花,你们看,像不像小喇叭?”

“是夏天!”一个童声响亮。

“真聪明!春夏时节,树木才会这样郁郁葱葱。”

我心里暗笑:其实已入秋了。老师不过用“春夏”作阶梯,先帮孩子搭起认知的骨架,再慢慢添枝加叶。他们裹在花丛边,看花瓣、数花蕊、追小虫,眼睛亮得像晨星。

这堂没有黑板、没有课本的课,藏着教室里学不到的鲜活与生动。也许,一颗亲近自然、热爱生命的种子,已悄悄埋进他们的心田。

“好啦,回教室啦!”老师一声令下,孩子们又像一群小鸟蹦蹦跳跳。花圃重新安静,只余风吹过枝叶的轻响。

我收回目光,再次沉入书页。此刻再读“树浪波涛”,竟觉得方才的喇叭花、孩子的笑,也汇成一片袖珍的“生命花海”——在心底,轻轻翻涌。

我从老家来

潘发秀

电梯里,几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招来目光。我笑笑:“刚从老家来,东西有点多。”

《兰花草》唱:“我从山中来,带来兰花草……”我想改词:“我从老家来,带来家常菜,放进冰箱里,几天吃不完。”每次返程,车尾箱总被塞得满满当当。母亲总说:“难得回来,多带些。”

我跟着老母亲巡视她的“领地”——难怪白天打电话,她都说到菜地。八十多岁的人,种的菜地阔如两个篮球场。木薯列队当“守卫”,脚板深藏泥土,藤蔓攀着木薯秆交错;葱、蒜苗、香菜偎在畦边;大白菜、芥菜、茼蒿、油麦菜、豌豆苗……一畦畦碧绿铺到天边。母亲穿梭其间,除草、施肥、浇水,不亦乐乎。

“就你和爸两个人,吃得了吗?”

“不是还有你们嘛!”

我语塞——已两个月没回来。

“菜花要摘了,容易老,今晚炒两碟。”金黄的菜花似乎听懂了,笑得一颤一颤。低矮的豌豆苗不乐意:“人家也容易老呢!”我赶紧安慰:“好,掐一把打火锅!”茼蒿撅嘴:“火锅怎能少我?”——眨眼功夫,篮子满了。

每年二三月回老家,菜园子稍显冷清。红极一时的青菜暂退,瓜豆才露芽或酣睡。此时苦麦菜与非菜唱主角,尤其苦麦菜,占了半壁江山:宽叶、细叶、锯齿状。母亲说:“宽叶偏苦,锯齿甜脆;宽叶掐顶后分枝多,层层叠叠。”我仿佛看见两个月后,它们撑开一把把绿色小伞,在风中摇曳。红薯苗、空心菜仰望高处的瓜豆,整个菜园像一场悄悄生长的梦,继续安静地绿下去。

菜园逊色,田边地头却热闹。艾叶齐腰,争先恐后仰头,几棵还扯我裤腿,想跟我回城。艾叶粑粑、艾叶汤,苦凉可口。那次做粑粑,我把艾叶面团摊成薄片,三岁的小孙女惊呼:“好大的草坪!”——童稚想象让我暗叹。嫩绿艾叶,随手一兜就是满满一袋。

沟渠边,野芹菜“哗啦啦”招手。它积蓄一冬的能量,一节一节往上窜,手指般嫩,一掐就断。野芹菜佐蒜米、红辣椒、酸笋急火翻炒,端上桌,把整个春天盛了进来。

后山竹林里的土鸡也得走访。竹林是鸡群乐园,它们追虫、啄土,甚至跃上竹枝荡秋千。鸡鸣不影响竹长,几场春雨,竹笋便探头。落叶被鸡刨得干净,笋子更显可爱。我和父亲挥锄挖笋,鸡们围观,“咯咯”助威。返程时,各色食材已分装完毕,母亲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蛇皮袋,再次挤满车尾箱。车子要动了,父亲递来两只今早宰好的鸡:“回去及时放冰箱。”看着日渐苍老的双亲,心里一阵酸楚。

车轮滚滚,蛇皮袋里的“乡愁”跟着节拍摇晃,一路欢歌。我打电话给朋友:“刚从老家来,给你带了青菜。”电话那头笑:“我也刚回,正准备打给你!”

一句“我从老家来”,彼此已心领神会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乡野桃源:

树下鸡鸣,塘里鱼欢,水上鸭舞

韦 芳 春

在远离城市繁华与僻静的山村一角——象州县大乐镇双告村,村民黄伯伯以勤劳和热爱的手,将承包的三亩薄地绘成了如诗如画的乡野桃源。从此,他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。

周末,应几位文学爱好者相邀,我们驱车前往双告村采风联欢。一踏入黄伯伯的园子,几株垂柳便在微风中轻拂细枝,嫩绿的柳丝如琴弦般奏响轻柔乐章,又似热情的主人张开双臂,娓娓诉说这片土地的故事。

园中一排粗壮茂密的石榴树静静伫立,宛如宽厚的长者,以繁茂枝叶默默守护这片土地。殷红的果实如小灯笼般挂满枝头,仿佛在告诉来访者:“丰收的季节到了。”

园中一排粗壮茂密的石榴树静静伫立,宛如宽厚的长者,以繁茂枝叶默默守护这片土地。殷红的果实如小灯笼般挂满枝头,仿佛在告诉来访者:“丰收的季节到了。”

园中一排粗壮茂密的石榴树静静伫立,宛如宽厚的长者,以繁茂枝叶默默守护这片土地。殷红的果实如小灯笼般挂满枝头,仿佛在告诉来访者:“丰收的季节到了。”

园中一排粗壮茂密的石榴树静静伫立,宛如宽厚的长者,以繁茂枝叶默默守护这片土地。殷红的果实如小灯笼般挂满枝头,仿佛在告诉来访者:“丰收的季节到了。”

树下。他轻唤一声:“来吃了哦!”鸡群便从四面八方涌来,将他团团围住,叽叽不停。望着活泼的鸡群,黄伯伯脸上写满了满足。

桃源另一侧,是一池清澈澄澈的塘水。阳光洒落,如无数细碎钻石跳跃闪烁。池塘里,鱼儿自由穿梭游弋,或在水底轻盈摆尾,似灵动的舞者;或在水面调皮吐泡,泡泡如快乐心情的写照;大大小小的鱼突然跃出水面,溅起洁白浪花,如绽放烟花,为池塘增添灵动生机。黄伯伯还养了二十多只土鸭,每日投喂农家饲料,既改善一家的饮食,也能贴补家用。他还在塘中种下荷花与睡莲。夏日花开,粉荷亭立,清香四溢,鱼戏莲叶、鸭鸣水畔,俨然一幅灵动的水墨画卷。

黄伯伯还在园中增设了烧烤项目,为游客提供平价午餐。烧烤食材和象州特产“公文包”——小锅米酒,让慕名而来的客人尽兴而归。

黄伯伯的一天,就在养鸡、养鱼、养鸭的悠闲中度过。清晨忙碌鸡舍,午后坐于石榴树下摇椅,刷刷“学习强国”、或边听收音机边泡茶享受宁静;傍晚与家人共享温馨晚餐,欢声笑语回荡。

这样的生活虽无城市繁华,却有别样宁静满足。黄伯伯如隐居乡野的神仙,在这片土地上过着与世无争、悠然自得的日子,令人心生向往。

『风火轮』里岁月长

黄 隆 天



AI制图

“叮铃铃!叮铃铃!”象州县城平坦的街道多了一道移动的风景——我和我的新单车。每天,我准时跨上它,任车轮悠悠滚动,往返于上班与下班的路上,像在岁月长河里轻盈漫步。链条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,与凉风一起掠过脸颊,格外舒畅惬意。谁曾想,时隔二十余年再度骑行,车技竟丝毫不减当年。

我学骑车是在小学五年级。那时的我身形瘦小,只比家里的红旗牌单车高出一个头。够不到座凳,便把右脚从三角架伸过去,半圈半圈地踩踏。父亲用绑带把一根扁担横绑在后架上,单车欲倒时,扁担像“保护神”一样撑住车身。就这样,我无师自通学会了骑车。读中学时,已能娴熟地骑车到四五十公里外的蒙村中学。三年里,这辆单车如影随形,陪我度过无数个往返学校的日子,成为青春岁月里最亲密的伙伴。

时光回溯到1991年。十九岁的我师范毕业,被分配到高台完小。那个年代,单车是主要交通工具。我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辆凤凰牌单车,从此与它结下不解之缘。

最幸福的时光,是女朋友来看望。我骑着单车,载她去赶圩,去田野看落日。她穿一条碎花连衣裙,侧身坐后座,双手轻扶我的腰。车轮碾过沙子路,“沙沙”作响,像为我们奏响的浪漫序曲。

“你骑稳呀。”车速加快时,她轻声提醒。我笑答:“放心,七年车龄,技术杠杠的。”

她靠在我背上道:“最喜欢乡间小道,空气好,景色也美。”我憧憬地说:“以后我常载你看夕阳染红天空,听树林里的蝉鸣。”

记忆深处,有一次骑行既难忘又自豪——我独自骑行一百多公里,穿

越一县三乡,只为看望远方的她。

我们同校不同县,毕业于柳州地区师范学校。她分到更偏僻的山村小学,中间隔了“千里”。那时没有手机、QQ、微信,倾诉全靠书信。不是她来看我,就是我去看她。往常,我把单车寄放在石龙镇亲戚家;那次亲戚外出,存放无着,我索性决定:一路骑到底!

清晨,我跨上单车,先抵红水河渡口,连人带车渡河,再沿石祥河路段前行。当地人提醒:弯道多、坡度大。我心里装着远方,脚下像装上了发条。初段轻松,我吹口哨哼歌,阳光碎金般洒落,九龙湖静美如画。山风拂叶,似为这场“爱的长征”喝彩。

石祥河果然“山路十八弯”,一条巨龙般盘旋。正午烈日当空,衬衫湿透,随身的水早已喝光。忽见山壁渗出一泓清泉,我停车捧饮,甘冽瞬间驱

散疲惫。检视单车,它十分争气,一路未掉链。记不清冲过多少陡坡,拐过多少急弯。下午三点多抵县城,我啃着两个馒头继续赶路。

当她看到风尘仆仆的我,得知我是一路骑行而来,又是惊讶又是心疼:“你疯了!下次不许再这样!”我得意地笑,心里满是自豪。

后来,女朋友成了我的妻子。命运眷顾,我们调到同一所小学。女儿出生后,我在车前杠加了一张小竹椅:前坐乖巧的女儿,后坐心爱的妻子。我幸福地蹬车穿过金黄稻田,稻香扑鼻,妻子轻哼的小曲、女儿银铃般的笑声,与车轮声合成最动听的乐章。

单车轮转,人生半程,岁月情长。如今我重启骑行,每天上下班,既强身健体,也让心情自由驰骋。车轮轧轧,节奏轻快而从容——这,不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节吗?



AI制图